

百年文学的红色血脉

□满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开辟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其间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内核和精神谱系,也造就了百年红色文学传统。

百年奋斗史,深刻改变了人民生活、社会结构、国家命运和世界格局。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学与党的领导、文学与人民生活、文学与社会进步、文学与国家命运始终休戚与共、同频共振,各民族广大文学工作者主动作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凝聚人民力量、吹响时代号角,勇于担当使命、勇于守正创新,书写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百年红色文学史。

百年红色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和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文学潮流。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根据现实诉求,中国共产党不断调整文学方针和政策,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学的蓬勃发展。比如,1942年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邓小平同志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还有习近平总书记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深刻影响了百年红色文学发展历程。

本文从多元一体、人民意志和英雄情结等视角讨论百年红色文学经验,以更好地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红色传统,推动新时代各民族文学发展繁荣。

一、体现多元一体的文学实践

百年红色文学是体现多元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学实践。多元,指的是多民族文学样态;一体,指的是多民族文学交融汇聚成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样态。

我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性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所以,百年红色文学实践也是全国各民族作家和人民共同创造、共同构建、共同拥有和共同分享的“文学共同体”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作家汇入红色文学创作热潮,使得这个传统更具丰富性和多样性,红色文学版图更加辽阔和恢弘,展现了文学共同体的多声部合唱。比如,上世纪20年代少数民族革命先驱乌兰夫、多松年、奎璧等人创办期刊,发表具有革命气息和启蒙思想的文章,在内蒙古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真理。同时,陆续出现以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王公贵族等剥削阶级为题材的早期革命文艺作品,如民歌、民间故事、漫画和诗歌等,唤醒广大边疆地区各族人民,激发了大家的革命热情。20世纪40年代,少数民族作家,如满族作家马加、舒群,回族作家胡奇、穆青,壮族作家陆地、华山,彝族作家李纳,土家族作家思基,侗族作家苗延秀等,汇聚革命根据地延安,逐渐形成“延安少数民族作家群”。他们把火红的青春、火热的激情献给火红的事业,在浴血奋战、战火纷飞的革命实践中锤炼了革命斗志,磨练了革命意志,创作出具有革命精神和革命气派的文学作品,丰富了百年红色文学宝库。

在救亡与革命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未缺席过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身影。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族作家一道以满腔热情、昂扬斗志投身于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宏伟事业,用手中的笔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在中华大地上谱写了丰富多彩的时代华章,以文学形式记录了边疆地区人民听党话、跟党走,精忠报国的心愿和决心。比如以满族作家老舍、彝族作家李乔、蒙古族作家纳·赛音朝克图为代表的少数

民族第一代作家群用激情燃烧的笔墨书写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以不同视角和不同方式阐释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热情,以文学形式诠释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

在改革与开放年代,在创新与复兴年代,也从未缺席过少数民族作家的身影,以张承志、扎西达娃、阿来、阿云嘎、阿来、乌热尔图、吉狄马加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作家群迅速崛起,带着不同文化背景、民族风格和审美诉求,进入新时期中国文学主流,用文字书写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用文学助威呐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恢弘事业,履行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初心和使命。

二、体现人民意志的文学实践

百年红色文学是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意愿的文学实践。总览百年红色文学实践,总能捕捉到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意愿和人民诉求的作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人民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中国共产党一直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书写人民生活,表达人民意愿。比如,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和阐释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民族复兴的关系,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

那么作家在作品中如何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意愿和人民诉求,答案就是作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坚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立场,与人民建立血肉关系,与人民融为一体。作家以人民的视角、人民的立场观察世界、认知世界、判断世界和书写世界的时候,他的作品自然而然蕴含人民意志、人民意愿和人民诉求。某些作品虽然书写人民生活、塑造人民形象,但表达的并不一定是人民意志和人民意愿。

在百年红色文学谱系中最具感染力、最具影响力和最具生命力的作品依然是聚焦人民生存状态、书写人民生活样态、表达人民意志、坚持人民立场和创作出来的作品,比如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罗广斌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这些作家坚持人民立场,通过生动故事、鲜活形象和丰满表述,不同程度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民意志、人民意愿和人民诉求,成为人们喜爱阅读的作品。这里所说的“人民立场”不仅与创作立场、书写视角相关,而且与作家价值判断、审美追求和思想倾向相关。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创作立场至关重要,直接影响文本叙事策略、意义结构和审美取向。作家进入创作状态,在有意或无意间选择某种立场予以创作,比如某些作家选择个人立场予以创作,向公众演绎个

人故事;某些作家选择特殊阶层立场予以创作,向大众演说特殊阶层诉求;某些作家选择民族、国家立场予以创作,向公民讲述民族寓言或国家神话;某些作家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立场予以创作,向世界人民表达人类诉求和人类关怀。选择不同创作立场,会创作出不同精神气质和审美特质的文本。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的文学,是党领导下的文学。人民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书写对象和讴歌主题,也是社会主义文学的欣赏者和评判者。

人民立场,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作家聚焦人民、书写人民,人民生活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也就是说作家从人民日常生活中取材,围绕人民进行创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学的需求。二是作家与人民建立血肉关系,作家和人民融为一体,作家以人民的视角、人民的立场观察世界、认知世界、判断世界和书写世界,表达人民意志和人民意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文学的需求。

三、体现英雄情结的文学实践

百年红色文学是体现英雄情结、英雄气概的文学实践。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中华文明从未缺席过英雄的身影和英雄的赞歌。比如,中华民歌三大史诗——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是人类口传文学的标志性文本,是民族精神的标本,反映了人民对英雄的崇拜和千年传唱。

百年红色文学中的英雄情结主要表现在英雄人物谱系方面。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虽然是虚构出来的艺术形象,但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无法脱钩,我们总能在现实生活中捕捉到艺术形象的原型和蛛丝马迹。百年红色文学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塑造不同精神特质和审美品格的人物形象,丰富了红色人物形象类型和谱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把百年奋斗历程分为四个历史阶段予以描绘,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和新时代中国特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贯穿四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主题,时代造就英雄,不同时代出现不同英雄。作家们围绕不同时代主题塑造百年红色文学人物形象谱系,比如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塑造革命者人物形象谱系,彰显了救亡与革命主题;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变迁,塑造创业者人物形象谱系,彰显了斗争与建设主题;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发展,塑造改革者人物形象谱系,彰显了改革与开放主题;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社会进步塑造创新者人物形象谱系,彰显了创新与复兴主题。

革命者、创业者、改革者和创新者是百年红色文学塑造出来的人物类型和人物谱系。四种人物类型恰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内核和精神谱系。比如,革命者形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气概;创业者形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精神品格;改革者形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创新者形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精神气质。

总之,百年红色文学是体现多元共生、多元一体的文学实践,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意愿的文学实践,体现英雄情结、英雄气概的文学实践。

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校注本发布

本报讯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7月23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和中国美术馆共同主办的《共产党宣言》中文版校注本发布会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该套图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团队校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查阅、参考中央编译局最新译本的注释及相关资料基础上,针对不同历史译本中的问题和阅读障碍进行校注。封面设计融入了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为山创作的《马克思与恩格斯》雕像的视觉元素。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标志。从1920年中国首次出版陈望道翻译的《宣言》全译本以来,一百多年来,从片语式摘译、章节式节译、发展式变译、解读式译述到全文式翻译,《宣言》的各种译词、译语、译文、译本层出不穷。此次再版为更好地再现不同译本的历史原貌,方便当代读者阅读、学习和研究,特打造了“作者注+译者注+编者注+校者注”的全新注释结构,设计了双向翻阅的阅读模式,以分别呈现简体横排的全新校注版《宣言》和原汁原味的底本。书的中间部分还展示了各译本不同版本的彩色书影。(路斐斐)

诗人走进赣湘合作试验区采访

本报讯 7月29日至31日,由《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中共上栗县委、上栗县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名刊名家走进赣湘合作试验区”采访活动在江西上栗举行。舒婷、杨克、李锐君、谢克强、金石开、江子、吴投文、梁斌、张战、天界、陈仓等诗人和诗歌刊物负责人参加此次采访。

上栗不仅是古韵悠悠的文化之城,更是英雄辈出的红色热土。近年来,伴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以花炮市场为主要产业的上栗踏上了转型之路,实现了向新兴工业、文化旅游、高效农业的转型。活动中,诗人们深入了解上栗的历史文化,参观了赣湘合作产业园,目睹革命老区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切身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上栗的奋斗和发展历程,并就此展开了主题座谈。大家表示,上栗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生动的创造实践。通过这次采访,对革命老区的历史与现实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这有利于发现创作的题材,捕捉创新的灵感,让诗歌与新时代现实发生灵魂意义上的对话,让诗歌成为来自时代又最终超越时代的历史回声。(欣闻)

高博洋新作探寻“难以抵达的真相”

本报讯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读书会在京举办高博洋《我消失的影子》新书分享会。郝建、计文君、黄石等专家学者与作者高博洋共聚一堂,围绕新书及活动主题“影子,那些难以抵达的真相”展开交流分享。

作为一部都市悬疑长篇小说,《我消失的影子》讲述了一个自我和灵魂失落与重现的故事,构建出一幅真切又怀旧的庞大镜像。作品从时代的缺口直抵人心,挖掘灵魂深处的复杂性及多样性。与会者认为,《我消失的影子》中的相关悬念多、叙事结构多,牵扯的关系和涉及的方法也很多,这为读者增加了阅读快感。作者的语言和叙事都经过训练,读来让人感觉质地细腻。作品在文体结构、叙述角度和人物名称等方面的转换灵活,运用了跳跃、镶嵌、勾连、并置等方法,并通过情节将人物之间的关系变化粘连起来,这是小说叙事难度之所在。

高博洋坦言,作为一个业余作者,自己没有文体之外的技巧上考虑太多。在他看来,直觉感以及思考特别重要,这来自之前的阅读经验、关系洞察和生命体验。(范得)

《只此青绿》致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本报讯 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域上和美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出品,周莉亚和韩真共同执导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首轮演出,将于8月20日至22日在国家大剧院与观众见面。该剧以“展卷、问象、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等篇章为纲目,观众将跟随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的视角,徜徉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传统美学意趣中。北宋少年画家希孟以精妙技法绘制的《千里江山图》,不仅拓展了青绿设色新的可能性,也将青绿山水绘画推向极致发展的巅峰,其经久不衰的魅力得益于北宋发达的政治经济和繁荣的文学艺术。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采用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剧情发生时间设定为现实中《千里江山图》展出之际,也是千年之前希孟即将完成该画之时,展卷人因对《千里江山图》的潜心钻研走入了希孟的内心,伴其共同经历了呕心沥血绘制画作的宝贵时光,读懂了古老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情感连接。舞台上,兢兢业业的故宫博物院文博工作者们与勤勉不辍的古代工匠们共同汇成一幅情景交融的人文画卷,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致敬。

《只此青绿》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剧目,主创团队由活跃在舞台创作一线艺术家组成。该剧将于9月开启全国巡演。(王竟)

《喜相逢》折射北京传承发展

本报讯 在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三周年之际,7月29日,由北京宣传文化引导基金资助的话剧《喜相逢》媒体见面会在京举行。该剧围绕“回天行动”实施计划颁布以来普通居民的生活变化展开,体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向往,将于今年10月在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

“回天”题材文艺创作是北京市文联2019年起着力推进的重点项目。北京市文联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宇表示,北京市文联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在大型城市治理中的生动实践”这个主题,围绕展现变迁中的“回天”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组织创作。《喜相逢》由林蔚然编剧,李伯男执导,林芝任制作人。该剧以天通苑某小区自备井改造工程为核心线索,通过选取年轻群体的创新创业故事和老中青三代视角,折射出新时代北京的传承与发展。林蔚然表示,该剧展现了新老北京人的喜相逢,力求彰显老北京敦厚包容的胸怀与新北京蓬勃向上的活力。(京文)

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展现“大地天籁”

本报讯 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2021八月合唱节将在京举行。本届合唱节以“大地天籁”为主题,共有来自我国不同民族和地区的23个艺术团体带来13场合唱音乐会。

据悉,本届合唱节邀请了来自彝、壮、纳西、侗、蒙古、怒、傈僳、藏、拉祜、哈萨克等10个少数民族的合唱团体,31位民族艺术传承人,演出形式涵盖了12项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国家大剧院合唱团、

北京爱乐合唱团、一七一中学金帆合唱团、华中师范大学天空合唱团等也将演绎不同地域与民族、题材多元、风格各异的民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届八月合唱节的开幕演出是“百年经典”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音乐会。此外,中央歌剧院经典歌剧合唱音乐会、歌唱家龚琳娜与作曲家老锣打造的“二十四节气诗词合唱音乐会”等同样各具特色。(王竟)

《青年世代》聚焦未来科幻世界

本报讯 7月24日,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单向空间主办的《青年世代》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韩松、杨庆祥、文珍、于震等作家、评论家、编辑及作者李佳蓬与会交流分享。

上海文艺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青年世代》是李佳蓬的首部长篇科幻小说,背景设定在2221年的欧洲。作者畅想200年后的世界,以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描写老年与青年、人类与人工智能间的矛盾,并提出疑问:假如超级人工智能降临,我们该如何面对?

与会者认为,《青年世代》是一部可读性强、兼具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科幻文学作品。小说描写和体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运用、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博弈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等诸多社会问题,既是在遐想遥远的未来,也是在探讨当下年轻人的现实出路。李佳蓬表示,自己的写作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和对科学、科幻的热爱,希望小说在营造未来科幻图景的同时,也能引发读者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罗建森)

新时代军旅文学的生长点与可能性

□傅逸尘

以文学的方式聚焦中国梦、强军梦,尤其是近距离呈现改革强军的历史性进程,无疑是当下军旅文学的重要责任与使命。进入新时代,军旅文学的思想观念与审美经验不断更新,军旅作家秉承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持续传达主流价值观,魅力弘扬时代主旋律;自觉地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出发,构建起从“互见”到“互鉴”的“大历史观”;聚焦中国梦、强军梦,密切跟踪改革强军的历史进程,重彩深描改革强军大潮对军队、军营和军人的影响和重塑,发现并观照军人的存在、命运和精神世界。

基于更加“个人化”的文学观念和写作姿态,军旅作家得以更加灵活、有力地切入军旅生活现场,体验和表达军人情感,透视部队的新情况、新问题,审视并重构历史时空,思索并前瞻军队发展的趋势和前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非军旅身份的作家开始介入军旅题材创作,以往较少涉及的题材内容、许多未被充分挖掘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得到更加深刻的表达,展现出了新鲜的文学面相,催生出新的题材内容和美学范式。近年来,军旅文学创作出现了明显的类型化趋势和“雅化”的潮流。一方面,诸如科幻、玄幻、传奇、穿越、亡灵、超验等等元素的引入,极大丰富了军旅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趣向;另一方面,军旅文学中职业军人、知识分子、文化人物形象越来越多。不仅是现实题材作品如此,历史题材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设定也出现了雅化、高素质化、知识分子化的趋势。如此大规模地、集中地书写知识分子,这与21世纪初期流行的那波浪潮形成了鲜明对照。优秀的军旅文学作品普遍体现出更加强烈的“现代性”观念和立场,对个体生命与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更富反思性和超越性的重建。

作为一种公共题材资源,以“铁血体”为代表的泛军事类网文有着广泛深厚的受众基础,随着新媒体的强势推动,网上网下的互动跨界亦深刻改变了传统军旅文学的写作生态。处在精品化和经典化过程中的网络军事文学,与传统军旅文学互动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尤其是在抗战和特战题材等方面融合程度日益加深。以少年儿童为主要受众和表现对象的军事题材儿童小说、绘本亦表现出了巨大的文学潜力和市场空间。众多优秀军旅作家投身其中,持续发力,有效弥补了军事题材在童书领域的空白和短板,也极大拓展了军旅文学的题材边界和表现领域。此外,高度写实性以及硬核科幻类的军事题材小说受到读者追捧。围绕着国家崛起和强军兴军这条主线,军事科幻叙事以及对新型高素质军人形象的崭新塑造,已成为新时代军旅文学新的生长点。

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为部队带来巨变,也给年轻作家提供了丰富素材与广阔舞台。近年来,“新生代”军旅作家群已经成长为军旅文学的主力军,创作成就为文坛瞩目。他们以极富现代性的风格与视角,观照当代军人生存状态和生命情态,倾力展示改革强军背景下部队的新质经验,表现新型高素质军人的自我发现与成长成熟,为新时代军旅文学开拓了新的资源与可能性,为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留下鲜活生动的注脚。

在新时代军旅小说创作中,传统的“英雄主义写作”被注入了新的时代意味,发生了本质性的新变,对“战场”的想象性、模拟性重塑,既凸显了英雄传统和崇高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更使得“战斗精神”在和平时态下的新型高素质军人身上焕发出了时代的新意。统而观之,当下军旅小说对“战场”的重塑主要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重返战争历史,从当下的历史观念和审美取向出发,更为全面而深刻地表现战争,叙写英雄传奇。随着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逐渐深化,许多曾经被遮蔽和忽略的历史资料、素材逐步浮出水面,激发开掘了战争历史叙事的新鲜感与可能性。创作主体以现代性视角重返历史现场,钩沉民间记忆、寻觅历史真实,建构起更加客观、包容、理性且独具作者风格和思辨立场的“大历史观”,带给读者新鲜、惊奇且陌生化的审美体验以及更富总体性的历史认知。二是在和平环境下建构对抗性的“战场”形式,通过演习、突发性军事行动等来“虚拟”战场环境,“设计”战争行动,书写新型高素质军人的英雄情怀和使命担当。借助于突发性军事行动,将和平与战争状态对接,让主人公们在日常生活与战斗行动中跳出跳出,为平庸的现实生活增添了一抹激情的光泽。通过对“战斗精神”的倾力表达,建构起新型高素质军人对“战争伦理”的集体认同,凝聚起“能打仗、打胜仗”的坚强决心和理想信念。

进入新时代,随着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大量应用,战争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引发了军事思想、现实结构、军队编制、训练方式等方面的重大变革。与此同时,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军队也面临着改革和调整。个人主义对集体主义的颠覆、功利主义对理想主义的冲击,都对军营文化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近年来,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面临考验,“一切为了打仗”在全军上下凝聚起高度共识。面对复杂严峻的现实,临空学说发出自己强硬而积极的声音。在当下的军旅小说中可以看到,战争焦虑和铁血精神已经上升到国家、民族和军队的整体高度,成为一种普遍且有代表性的军人职业情绪,既构成小说情节的内在推进力量,又成为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内核。这一主题所表现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不仅切中了强军兴军和新军事革命的现实脉搏,强化了军旅小说直面“明天战争”的硬度和强度,同时也在广大官兵和普通读者中间产生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和不可估量的精神动力。